

清容居士集

三十二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題跋

書番陽生詩

延祐丙辰余守直玉堂有以詩一編相示曰此番陽忠宣公族孫所作也忠宣忠節起家其子文惠文安文敏三公以宏博登政府奇辭奧學與漆書盤盂相表裏未始以詩名也然則詩果何自哉唐詩之完成於文敏詩繇文敏興矣詩盛於唐終唐盛衰其律體尤為宗精各得所長而音節流

暢情致深淺不越乎律呂後之言詩者不能也自次韻出而唐風益絕豪者俚腴者質情性自別皆規規然禪人韻倡為宗益不復有唐之遺音矣此編意新語清優柔不佞將因先世之編以復唐舊吾知其進未止也噫儒者之事情博而且難泛焉以講將勞而寡成守一而克之因以考夫風雅之微旨知詩之立言各有其體諷諫詠賦無不曲盡其情狀精者為言況於詩而可以易焉余雖未接識因其詩韻有以廣之

跋集書金剛經

古佛如來說性本空性空不壞離相常寂  
相本虛幻若無所住則名實相相由性成  
乃得堅固凡諸音聲及莊嚴事一念無為  
咸獲殊勝譬如燃燈由火所傳百千燈明  
不見火跡金剛正體廣博妙密擬議分別  
即生變滅爰集眾手不涉塵刹三十二分  
各不相統初無雜亂亦絕知解指有長短  
字有大小以平等觀象體迴忘遍滿一切  
不遺錙銖靈山付囑亦復如是慧光印空  
如月在水謂作功德即墮輪迴會稽袁楠書

書綵衣堂楊次公記後

余讀禮經首五服於高祖私怪百數十年  
卒未有為之服者損益隆殺沿於時王獨  
五服定制不敢有所更易豈誠有待者耶  
今得於綵衣周氏而見之矣中古之論上  
壽百歲視唐虞時若不相侶或者謂情偽  
滋多世日以薄過是而能壽非通於陰陽  
性命之說不能也陰陽性命易老相表裏  
先天無極其圖具在悉傳於希夷陳先生

先儒言之矣綵衣翁乃得而師之見於郡志趙清獻美周屯田致政綵衣詩皆為老人所作湯文清嘗詩而美之夫何疑焉昔孫思邈生隋開皇至唐永淳年過百裘周公其侶之歟所以踰於孫思邈之死其孫未生五世咸集孰有如周氏者哉周今為饒大族傳十四世而宋止有孫復為方外之學嘗聞紹定間有余君隱于番號甕隱老人年九十餘釋魏伯陽書自叙源委謂得於綵衣周氏君今南歸試求其書祖德之傳則猶可攷也延祐四年二月甲子會稽袁桷書

書虞伯生送周南翁序後

大德六年余嘗作郊祀十議上於奉常周漢唐宋偽雜之說悉釐正之十年朝廷作圖丘得預議焉位卑而語輕越職議禮若有所不可者勿議焉耳矣至大辛亥集賢司直周君以方士祠祭乘驛上天壇行濟源雍虞伯生氏叙而餞之將使之推致其節文以陳于

上旨哉言矣復議其禮與沈瘞相近噫其  
信然矣禮之祭天未始與山川同舉也地  
為社主遺而不言地獨安所附乎或曰祭  
山縣則地蓋瘞歟禮莫嚴於博士博士秩  
七品禮官不敢以僚屬待大典禮封謚博  
士用印專達可否禮官唯謹惟謹伯生奉  
常三年昔之所蘊見於周君之贈言合方  
士之說而復有疑焉者其必見於因革矣  
周君明辨博習所承於虞君者甚厚因其  
說願得以攷焉其可乎會稽袁桷書

書龍陽傅氏旌表記後

博施濟衆夫子不以與人於易謙則曰稱  
物平施聖人立言夫豈一偏者哉近世詞  
華盜衣食者用心褊陋輒以為大病李君  
之記藹然忠厚使誠若是當上史館宜書  
曰某年詔立義倉鼎州龍陽民傅某首入  
田千畝則國家之義俱得矣惜其事猶未  
至延祐四年九月會稽袁桷識

書真定武仁夫靜壽堂記後

仁人心也非性也仁果靜乎靜者仁之所

獨性之靜者人之所同也然則聖人之言  
靜壽其果不可知乎聖人與眾同夫豈獨  
專其靜哉養其心者惟靜焉耳矣感物而  
靜斯得之矣感物而動記禮者之失也夫  
子之言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斯靜也非  
動也余嘗聞諸胡子胡子本於程子而朱  
子用之靜動互用陰陽之幾非仁靜之說  
余豈好辯尊其所聞敢因以復於命名者  
焉會稽袁楠書

書凌生功課曆後

解經而括其義例繫辭傳惟盡之釋章句  
以盡旨意記禮者得之三傳例立經之義  
乖矣稽古萬言書之旨微矣昔之盛時口  
相傳授猶懼其臆度玄言興微旨不復有  
統緒隱暢之立是殆猶近古也明經設而  
帖括煩禮科設而義羅作將安取士哉溪  
於楚聲卒悔其篆刻蘭溪之學殆未可非  
也自王介甫深嫉其說晚卒不能以救悔  
益多而弊益甚南北分裂而相師成風者  
皆介甫舊制無以五十百步為也

皇朝酌準之制秀士得以自勵溺於前者則曰非格律不可格律焉自出哉其誕漫不統則又曰法何自立竄竊腐語率意直志文益弊矣經益何自而明矣賈董之對切而婉婉非將順也惡盡言而攻上者非切謂也便於宣揚童蓋習之矯焉以自文者誠不知其初歟昔之摛賢由是而知非慎之至也師德試于國子復類登于賓興譬之適遠轅無有不正者勉之哉俟其成行有以告矣為作功課曆引越袁楠氏丁巳十一月識

題進士梁宜致慤亭記後

舍奠墓左解之者以禮神言之然則祭墓非古歟禮生於情親之至者彌不可以媮也在昔先正司馬文正公定家祭禮弗忍焉者多矣張宣公獨卓然罷屏久而深悔乃卒復之心之不寧是則先王有所不廢也禮經殘缺非止祭墓焉耳矣展哭于墓猶秉周禮充類以使夫民之歸厚則今通國所行誠不曰背於古矣荏平梁君表其



墓亭曰致慤致慤之著羹牆之見也著莫大於思誠悅親有道夫豈幽明之間哉詩云神保是饗孝孫有慶余於彥中見之求陰於地莫近於體魄王侯而下降殺有等怵惕悽愴夫豈禘嘗之謂哉記禮之失也余顛與梁君深究而辨明焉

書虞伯生從子豐登字說後

往歲余與伯生甫同官于朝有煨宋故家者瞋目發赤擿數無遺蘊余固曰彼不遜若是耶伯生日毋庸戚吾徒不振誠有

罪當自治以俟定於是悉取天人師友之源委臺閣儀注之損益精思紬繹凜凜然不敢一日廢將二十年伯生率以文詞名諸公稱也力不加進而自治者則亦罔敢豫延祐五年其弟德常登進士第故家之誚將於是乎息今年從子豐登侍仲父來京師以其弟兄之字說來示吳幼清之所期者至矣余何敢言雖然顛因大父致政公命名之意而廣焉授地之法休田以逢年者全其力也仁熟之效在於善所養與

與翼翼古曰有年其豐登之謂與維致政  
公德充而位卑重施樂善敦薄興讓休田  
之義也施于有成曾孫之稼吾見其京且  
齊矣弼中以文外仲父訓迪有自來矣獨  
感夫昔者之詬病因以告二子願勉夫哉  
越袁桷伯長甫書

題徐天民草書

甲申乙酉間余嘗受琴於瓢翁問譜所從  
來乃出韓忠獻家蓋通南北所傳皆閣譜  
宣和譜北為完顏譜南為御前祇應譜今

紫霞前譜是也韓譜湮廢已久東嘉郭楚  
聖始紹其傳毛楊徐皆祖之不知者咸稱  
浙譜由毛楊自私其傳故耳蔡氏四弄嵇  
中散補之其聲無有雷同孰謂浙人能之  
乎瓢翁酒酣好作草書嘗寫前人悲憤之  
詞一日言中散廣陵散漫商君臣道喪滾  
致意焉至毛敏仲作塗山專指徵調而雙  
絃不復轉調與嵇意合非深知音者不能  
又曰學琴當先本書傳俗韻自少仲連得  
法於其子余以作吏荒落向嘗作琴述言

歷代所譜派系因覽先生遺墨俯仰疇昔  
今三十六年矣延祐六年仲夏丁丑越表  
梅書

書括蒼周衡之詩編

詩有經緯焉詩之正也有正變焉後人闡  
益之說也傷時之失溢於諷刺者果皆變  
乎樂府基於漢實本於詩考其言皆非愉  
悅之語若是則均謂之變矣歟建安黃初  
之作婉而平羈而不怨擬詩之正可乎濫  
觴於唐以文為詩者韓吏部始然而春容

激昂於其近體猶規規然守繩墨詩之法  
猶在也宋世諸儒一切直致謂理即詩也  
取乎平近者為貴禪人偈語佞之矣擬諸  
採詩之官誠不若是淺蘇黃傑出遂悉取  
歷代言詩者之法而更變焉音節凌厲闡  
幽揭明智析於秋毫數殫於章亥詩益盡  
矣止矣莫能以加矣故今世學詩者咸宗  
之括蒼周君衡之游京師極其游目之  
所寓悉歸於詩浩溢閎博蓋將因言以宣  
情而於眉山公之學深有慕而跂之者其

為志亦勤矣夫水宗於海百折而卒至者  
非一日之功也故余力敘詩學之源委俾  
反而求之周君氣盛年富進進不懈異日  
胥會必當以余言為然也延祐六年閏八  
月庚申前史官會稽袁楠書

書仇按察父訓子詩後

淵明退之諸賢惓惓訓子形於歌詩聽之  
藐藐迄不能繼父業手澤存焉之戒良可  
悲也獨康節先生有子伯溫捧其先人之  
詩日篤不墜卒有成立此蓋絕無而僅有

今觀致政仇公三詩遺墨如新其子按察  
清節吏能炳炳可紀用不展志諸孫蘄然  
各自立宦業有法日以祖訓為則顏氏之  
庭誥柳氏之家範奕葉毋變今於仇氏之  
門見之矣書曰汝克昭乃顯祖用成爾顯  
德勉之哉

跋王使君都中年像圖詩卷

粵昔故家江左之王贊皇之李其高自標  
致不以華腴為可貴故其凌厲絕俗則有  
若元禮文饒官為一集卓然以名闕自重

其視世胄珥貂紆綬猶祿中兒耳閩王侯  
都中幼歲登膺仕抱負竒氣折節慕義其  
為政先愷悌而後功利官績光顯為東南  
牧守表官為一象蓋將憫歲月之如流厲  
志考德俾日進焉若年之有加而無數也  
抑嘗聞之今之為吏起於荒窶嘗病不知  
其所為蓋其講習之道非有所素也官學  
之門受察於父兄之側遇事剖析白首吏  
拱手不敢議其徵取者良有自來梅念昔  
曾大父太師樞密越公嘉定間以著作郎

考南省多士獨得參政畱耕先生後登上  
第直道大節為淳祐全臣雖不及相天下  
士今猶嗟惜之施于諸孫詩書之澤蓋未  
已也梅學不加進懼世德之微凜然自治  
敢以通家之舊願相與勉焉以求佖夫世  
臣之文獻金章紫綬豈足為吾兩家榮觀  
哉延祐六年八月辛丑契家第四明表梅  
書

題樓生詩集

海陰陳處士嘗言吾婦兄樓某善治生昧

爽以興即整理靡密某祖某山出入俱有  
法又治其所嘗往來因缺怠於是酌酒盡  
暮暮而醒醒而吟兀是者三十年樓之上  
世故為吳越王鎮遏使因所居有廟里民  
祠之幾四百年今樓君已下世其子崧伯  
為余弟之子之夫始以其集相示曰疎懶  
嘻若前言果疎懶邪詩盛於江西吾鄉以  
詩自名者率祖之其浸淫者為韓梅壬午  
癸未歲余始悔悟海陰譏之曰自言學術  
有悟門不謂師承廢於是今讀樓君詩天  
和混融不露斧鑿而其平淡造詣有陶韋  
之風焉理勝則無疵果有疵議者不能發  
口文士善譏評後率不振僕不敢若是書  
以歸尚勉之雅俗類厥考足永遠矣

書茅生家譜

余待罪翰林嘗草三茅君加封制書深以  
為神仙家功行累積子孫必盛茅為希姓  
則今江南茅氏豈其苗裔也與或曰三茅  
君既仙去安得有後余應之曰老子為道  
祖老子之子宗五傳而為王太傳今李姓

皆祖則茅氏之祖也夫何疑吾鄉公相家受原伯魯之誚厚賞腴田談笑立棄其困辱有下於卑隸甚者發丘壠惡言其家世之盛靖觀茅氏之自重有泚其顙者多矣漢世以試籀書始得為吏而唐宋制令玉冊官必通文詞者始得為茅氏守藝猶近於儒者之事矣盛德名不足老子之旨尚勉哉必有以興復矣

跋子昂贈李公茂詩

松雪翁詩法高踵魏晉為律詩則專守唐法故雖造次酬答必守典則然於贈別等詩則僅見之淮陰李公茂旬次磊落言論吐冰雪擅幕府畫諾事無停畱士大夫喜從之游宜松雪翁繾綣而樂道之阮公服常白觀此足為人物論矣

跋宜春夏君與上饒陳先生文蔚講經書問

自武夷之說行其門人矜重自私皆株守拱立不能親有所明辨獨勉齋黃公奮然衛道以其同焉者析之曲焉者直之使後

之人無以議湯文清公後出復以昔之所  
淡疑者充廓之是則武夷之忠臣矣今觀  
宜春夏先生自明壯歲從上饒陳先生文  
蔚問荅疑難無苟同之病紬繹微旨復然  
於尊聞之外汲井養源端木表正蓄德集  
善至是盡矣其孫震以進士來 京師以  
梅族叔祖特進尚書公遺墨相示蓋守宜  
春時與其大父交好良厚今八十年矣師  
友道喪愚者守之薄者背之欲求其自得  
者不可得夷考武夷釋中庸與易傳輒異  
夫程楊者夫豈得已觀此得以攷焉

題何子方丹書後

金石草木藥品見於神農書二者不得以  
偏廢也自唐世方士飾侈說以動上聽卒  
致蹂躪以弊或者不察遂因以置議焉厥  
今四海一轍而南北方劑判為二塗昔人  
嘗言藏用檐頭三斗火陳承箬內一壺冰  
二者胥失之矣金石變化鄰於鴻寶故昔  
得道之士近取於身而法之內外交養厥  
功著焉今世所傳實祖劉先生爾朱先生



余嘗得其書而讀之水火之騰降日月之  
摩盪差毫髮則不能成也故其起死也如  
神而非以增其聲色之奉歷亘古而不可  
廢者其說具在貴溪何大方料簡切於人  
用者為十二方本於神農參於難素復以  
五金八石之論曲暢而闡微焉其師陳君  
善父號名醫宋世公卿咸重之泉源木本  
有自來矣合南北之偏於大方有墜嘗聞  
龍虎經有火記六百散落雲笈願歸而求  
之則其藥愈神而人益信矣年月日四明

袁梅書

書江陵唐氏族譜後

集賢脩撰番陽吳公善作江陵唐府君墓  
銘敘述世系於質肅公八世矣府君之子  
洞雲顛揭德正傳俾梅有述焉維質肅公  
立朝偉節在宋史而獨減死令莫定是否  
敢於府君之誌而詳言之熙寧元年著謀  
殺已傷自首者減二等為定律主是議者  
王安石許遵也非是議不得行者參知政  
事唐公御史中丞呂公獻可判刑部劉孝

叔御史劉公玉錢安道翰林學士司馬公也許遵在宋循吏傳蘇黃門濠取之且謂其年高多子孫由減罪之報梅考宋史則減殺議自登州婦人殺夫自首始唐公論為綱常本王許之議非也公以新法憤死後詳定勅令者卒於是而兩疑為宜定律曰謀殺自首減等如遵議在天屬如唐公議若是則兩得之矣公之子淑問為名御史是唐公亦誠有後哉唐故餘杭大族侍讀學士詢實同所自其居江陵由公父殿

直君始質肅公事實紀其諸孫在朝著歷歷可考宋社既亡衣冠故緒闔郡不能以一二觀吳君所為銘則世次猶可考也抑嘗聞之鮑靚以司隸系孫為道士王遠知以琅邪太傅孫為茅山觀主皆知名當時今洞雲佐治開元宮居 京師二十年貞幹善謀其源委有自來矣夫樂道人之善儒者之事質肅公之不得伸於一時事若有待庸書碑陰以告夫為史官者有攷焉

書永嘉王母香丸銘

記禮者之言曰先祖之德善功烈鼎而銘之衛孔悝是也嘉言不忘子張之書紳是也席机觴豆受於老臣則九銘舊矣况母訓乎口澤之存歲久則弊為文傳信九之存亡復何預焉以儒成名九之銘滋久矣庸書以俟

跋劉真人帖

養生家性命分為二途而性宗之說與命宗各有七焉丘祖師以談笑談譎活中州萬姓至其二傳為長生劉真人或疑其有畱滯之意嘗讀淵明詩有云感彼柏下人深有感愴劉真人則曰墓中長有真空景豈非先地乎至治二年春二月丁卯拜醮長春宮為長沙余君善之書

題姚雪齋右丞草書

金源諸賢皆師懷素其法由黃太史始蓋一時崇尚蘇黃溯本以求則黃本懷素蘇本徐季海二美兼備則雪齋先生俱得之詩昉於蘇駸駸乎太白矣字源於黃則與之俱為醉素之弟子矣梅也獲游玉堂得

與其猶子承旨公侍筆硯繼入集賢復與  
公之子侍論議今觀遺墨敢發明前賢之  
淵懿使後者得有攷焉至治二年會稽袁  
桷書于悅心堂

書姚牧菴贈播州楊安撫漢英樂  
府

大德末年桷以史屬預脩志東宮伯恭  
成宗實錄于時承旨姚先生實領史事見  
其塗抹詳定若不經意而一受潤色即粲  
然與班馬竝此殆其天資學力相須以成

者思播楊侯朝覲本末見於太史先生  
執筆尤致意焉惟昔楊侯以中原大族世  
領夔府羈縻之州當蜀破一時名士咸往  
依故其文獻承接的有源委聚書訓子益  
振起光采推姚公不妄許與之心是所謂  
立賢無方則允司文衡取士類於是有致  
侯之子頤正君來都溫慎儒雅與之論前  
朝事悉纒纒不絕示姚公所贈樂府因書  
以歸之

書葉信公家問後

信公貴為宰輔不忘貧約舊事壯歲客吾里從學城南楊氏書塾楊氏館遇甚厚咸淳丙寅以資政守四明舊往還皆重報之而以次子通判應友君為楊壻人咸服其盛德咸淳政事一歸賈相江公萬里以告老去馬公廷鸞以稱病去信公先二公以歸賈每憾之後再召將中以事而公卒由曾娥以遁天時人事至此有不能容力可勝道哉竹友君嘗獲識于先人侍側廣穎豐下其談論猶有王謝家風度俯仰四十年而其子能以方外士保其家譜信公諸孫於余為外表則漸就零落浮雲變更夫豈葉氏敬觀遺墨為之愴然至治二年秋九月癸丑袁桷書

書楊安撫訓子詩後

魯周公傳三十四世夫子紀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所不忍言是則伯禽以後為無聞矣家訓之嚴莫盛於顏柳若包孝肅司馬文正庭誥儼在至諸孫而靡傳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夫豈徒言哉播川楊忠宣公

其子龔爵作詩訓示韋玄成之詩有曰於  
戲後人惟肅惟謹無忝顯祖以蕃漢室公  
之詩有焉今宣撫君威年執謙問學日績  
金玉厥躬以承休譽克昭乃顯祖視魯公  
世家實為有光尚勉之哉則忠宣公實永  
不朽矣

題吳浩然詩卷

讀羣公詩玩把不能去手氣與理俱明矣  
氣由物以成形而下者為道邪為人邪人  
心非與道悖亦非氣質舉世相承吾何敢  
言觀浩然亦知道矣

書朱氏精舍圖詩卷

嫠女史學之盛有三家焉東萊之學據經  
以考異同而書事之法得於夫子之義例  
以褒貶而言者非夫子旨矣龍川陳同父  
急於當時之利害以人心感上意激頑警  
媮濇以為世道標準志不成而年逝識者  
悲其不遇焉說齊唐與政蒐集精要綱挈  
領正俾君臣得以有考禮樂天人圖書之  
會粹力返於古是則論史者無遺蘊矣噫

自宗忠簡公以經濟才不得展用故其鄉  
之後進匡國輔世為首論人事不齊則亦  
曰有數焉耳矣方咸淳初義烏朱氏兄弟  
四人竝登進士第而伯仲季尤得名其季  
宰定海余得識之見其貫今古若身歷而  
知其是否其為文簡而明據會以歸於一  
者也竦然以叩之則曰吾於伯仲曷敢望  
後聞其兄仲晦君燁論事廟堂與南士持  
政柄者不合為理成精舍圖以歸而中原  
忠純儒雅之士藻繪衰拂皆今士大夫之

所仰慕而不可見者亦盛矣哉近世南北  
之黨分朱君以越產不合於南士而中原  
諸賢有愛於朱君審諸賢忠厚之至則朱  
君之承接者必有其道立賢無方於諸賢  
見之羣而不黨於朱君見之於是夫重有  
感焉

書楊御史奏藁後

御史言事有二不幸焉折羣陰初萌之機  
論國是於未定之日若難矣不至履其危  
而蹈其禍也至若姦孽肆兇株黨連結籍

口拱手者千士一律至是而有言焉非夫  
捨成敗死生不能也鄒道鄉審於田丞君  
劉元城決於母氏其所處既定故其直節  
焯焯偉著有若楊御史之言事其感憤厲  
奮悉出胷臆嶺海刀鑊雖在目睫猶往矣  
忠矣哉昔人嘗言御史以言事得名有關  
夫世道之升降方今  
天子聖明小大臣罔不承恪楊君論思辰  
告非若前日之難匪初惟艱尚懋敬之以  
永終譽

題潘伯潤家譜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九

二二

幼歲聞寧海潘繁昌公以文學政事得名  
羣公交薦久官江淮其猶子伯潤嘗從以  
行飛牋急檄一時爭稱道之科舉既廢假  
館浙右辱其講授者皆楚楚可觀然而剛  
不容物論事直見底蘊脂韋者良忌之每  
語繁昌公輒涕洟見于顏面繁昌死無後  
逃難蕩析而伯潤垂白眼斬衰以繼晚歲  
手書宗譜以示其子惓惓于繁昌尤切憇  
今世以田宅財物爭為後若繁昌之死當



掉去不顧矣伯潤所為誠足以警厲薄俗  
子孫其有興者願書此以俟至治三年十  
月素梅書

書鮑仲華詩後

宋太宗真宗時學詩者病晚唐萎蕪之失  
有意乎玉臺文館之感締組彰施極其麗  
密而情流思蕩奪於援據學者病之至仁  
宗朝一二鉅公浸易其體高澁者極凌厲  
摩雲決川一息千里物不能以逃遁考諸  
國風之旨則蔑有餘味矣歐陽子出悉除

其偏而振挈之豪宕悅愉悲慨之語各得  
其職今之言文章者皆其門人而於詩則  
不復有同焉嘗澁疑之其力不能侶之與  
抑其心之和平不得與之同與降于後宋  
言詩者人人殊而歐陽子之詩訖未有宗  
之者滁陽鮑君庭桂仲華以詩一編介余  
所從游郝君時升求余叙語完氣平其於  
景也不刻削以為能順其自然以合於理  
之正考其從來有侶夫歐陽子之旨矣今  
滁人思公數百年猶一日也而其篇詠見

於一泉一石者復得其遺民而宗仰之仁聲之入人深於是乎見晉本乎唐憂深思遠有堯遺風余於仲華其殆近之與至治三年十有二月某日袁桷書

書李弘道朝天錄

司馬氏探極南北之游蹟私怪其動心導志不專為書晚歲憤懣始以游歷者散見於紀傳入于渤海則禹所傳者異矣纂歷代之書以為言其沿革分而散見誠宜矣自漢趙充國班超於金城玉門纖悉利害至唐西南徇邊亦得其要領是誠有指歸夫古之善使者必通達道里周知阨塞為主上道若曰行記南北之變易詢於道途父老之說蓋未足憑也今天下一家由淮而燕者同一舟輒淮泗合流九河故道諸儒置議不已游於京城山前十六郡之名漫不能考陸務觀范志能攜志書以行或猶有詬病之者豫章李君以能為北行錄簡而明博而文而於在朝之羣彥深咸致意焉桷也學未足以傳後顛刪之以俟

他日成之也

書紇石烈通甫詩後

言詩者以三百篇為宗主論固善矣然而鄙淺直致幾如俗語之有韻者或病之則曰是性情之真奚以工為千士一律迄莫敢議其非是紇石烈堯臣示其先府君怡閒吟藁一編玩其詞旨藻繪融液一本於大曆貞元之盛而幽深婉順則幾於國風之正矣府君舊貴族遺言雅聞得於先朝之故老壯歲輟迹半天下富盛羈愁感慨歡悅之事目受而心會冥搜遠想不極其摹寫不止用意若是故成就實足以自見摘舊得拜府君於堂下聆其議論明潔而簡易讀其詩如親見之焉泰定元年三月某日素梅書

書郝伯常經題黃鶴樓水龍吟後

郝公以使事館儀真日襍被尊日引馬於庭下請歸館使謝以未有旨如是者十有六年在館中觀書不輟其未見者從制置司以假所作蜀漢書皆拘畱時藁定方是

時宋相以滔天之惡蒙蔽朝論士夫咸以道學緣飾殆如風痺不知痛痒公蓋目覩其弊今觀此詞其意旨可知矣公之子為侍讀學士嘗與梅言公奉使時侍讀甫四歲後回京師年十九以戎服見拜且泣公閉目不願進退不敢其父友命易衣冠以進始與語焉前賢典刑峻整若是視近時父兄之御子弟泚頽實多因書舊聞以補遺事泰定元年三月癸卯四明袁梅書

書張子仁少監族譜後

張侍中曾孫忠文公叔夜忠確公克戩皆以死節表表著靖康宋史忠義傳兄弟竝立餘人不能兼也後其子孫入南一在四明一在福唐紹興推恩蓋首及之都水少監張君子仁蓋其裔孫惓惓以宗譜未備網羅附綴支分而派別之歷歷在指掌其勤且勞積二十年始成焉族譜散軼皆由兵戎之遷徙晉世故家南北隔絕各立譜系元魏以來賜姓紛雜譜莫能考歐陽子作宰相表用志良苦而私為渤海譜猶有

缺文是則為譜者誠不易矣今子仁能追考其所自又復以職業自見光于前人其官都水興廢舉軼廟堂以其諳歷陞其官以居然子仁有不憚者梅曰胡安定先生以水利為一科故其弟子若羅適頌臨皆為名監司水土職在司空古尤不輕世以善理財穀為能吏厥今漕渠之粟歲致千萬石數倍遠海不害于民而京師益以羨吾知考治行者必以子仁為首夫何嫌然因書其宗譜且以勉焉

跋吳子高詩

詩本性情能知之矣本於法度知之不能詳矣風雅頌體有三焉釋雅頌復有異焉夫子之別明矣黃初而降能知風之為風若雅頌則雜然不知其要領至於盛唐猶守其遺法而不變而雅頌之作得之者十無二三焉故夫綺心者流麗而莫返抗志者豪宕而莫拘率至天其天年而世之年盛意滿者猶不悟何也揚劉樊絕歐梅興焉於六義經緯得之而有遺者也江西大

行詩之法度益不能以振陵夷渡南糜爛而不可救入於浮屠老氏證道之言弊孰能以救哉吳子高居湖湘為詩以法度自守高者騰霄漢幽者扶泉石憂樂得中合於採詩之說矣候神人於執期望飛仙於蓬瀛侈心之萌帝者之事公卿之作雅頌得之顛與子高異日相見而論焉燕都宋本誠甫進士第一橐子高詩俾有語遂書以歸之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清容居士集卷第五十

題跋

書正肅公愆忿室愆題扁

忿愆皆發之不中節者梅嘗讀易之咸以無心為感何思何慮是則安有不正者哉漢儒言感物而動失旨多矣先正肅公謂忿近於剛以欲為剛德不足揆本澄源有合夫繫辭傳之說故其平居奉身如玉雪危言讜論百壬交避其剛之謂也清齋端居不邇聲色此絕欲之效也居朝不一二年

清容居士集卷五十一

一

年輒以直道去湯文清哭公之詩有曰獨畱事業在江東真實錄也從子瑛居龍虎居室以四大字昭示戶冊且築象山之麓為精舍審其傳授保形以靜老氏之說養厥靈根吾儒之說是則安有忿愆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正肅之訓豈虛言哉泰定二年上巳日族孫具官梅再拜謹書

跋正肅公手澤

吾宗由宋仁皇時光祿公勣與祥符縣丞同舉開封祥符後居東京建炎兵

變祥符孫太保挈家從青州軍以歸  
是生太師衛公厚德退讓而光祿公  
家自朝奉公亦漸替至正獻公入太學  
師陸文安公登淳熙辛丑第衛公之子  
越公從正獻游考兩家南北之分始  
得合譜訖受學于正獻癸卯歲越公  
與計偕不赴淳熙丁未登第自是先後為  
秘書省官為侍從人咸曰叔姪之盛師生  
之榮於是見之正肅公見越公鄉薦  
時年始九齡自是敦叙不絕兩家厄於祝  
融之災舊藏樂畫脫焉以僅存者猶數十  
紙從姪則瑛自龍虎還里曰蒙齋先生  
遺愛在江東社而祝之因敢墜因以手澤  
二通俾為象山證契曰大資同知梅之  
曾大父曰思贊府判實則瑛之曾大父噫  
世運既殊喬木彫落書其本末願刻諸山  
中以為永久泰定二年三月甲寅族孫具  
官梅拜手謹識

題從子瑛城門八詠

始余讀陶靖節諸賢詩志意憤悱抑其意



而為之言蓋將以從其類也五君八哀杜  
子美規規然相近羈窮不偶故竊其侶而  
為之者焉龍虎山為道士據會奇怪斬削  
率可以見於詠歌者書於志見於碑誌跬  
步不敢以軼而吾從子則瑛作城門八詠  
以相示首之以仙隱言夫宗師創始之難  
也曰茅山易高士靈寶之創首龍虎而終  
于茅山者也曰天谷慕真隱而不騁于外  
詠蓬華之所居則與天谷竝或曰蓬華勝  
之曰玄洲三隱東城慕其孝友而能以肥  
遯自處者也曰碧玉則曰我越公之德  
未墜粵昔旌陽公以厚德植樹而奉祀有  
缺懼不能以承噫今為方外流者絕其本  
枝而獨吳特進不若是則瑛能充宗叔老  
矣不復有望異時見吾中散公朝請  
公之子孫成立非子也邪

### 跋外高祖史越王尺牘

某伏以即日毒暑在候正君子  
齋戒之時共惟撫幹國錄威德  
在躬默有神相台候動止倍介  
繁福某歸老山林一念不作殊  
覺強健不足云者蒙示張公行  
狀可發一笑識者觀之必有公

論建炎以來錙積寸遺東南膏血  
甲符離一掃無孑遺東南膏血  
竭於叛亡日計以償功名之心  
當時不卹國計以償功名之心  
某所不忍為也其此後世實無  
之主上實知之不卹後世實無  
之聞物也吾人幸以謂如何竹洲所寓  
什開物也無恙幸置慮他覬輶養以  
前光幸甚幸甚橫蜚尉區區之所  
期待幸甚幸甚五月日太傅保  
寧軍節度使致仕  
魏國公史浩劄子

朱文公作張忠獻行狀一出南軒之筆不  
過題官位姓名而已後攷三敗事跡始悔  
昔年不加審覈歸咎南軒然亦無及矣符  
離之敗陵陽李伯微甫載其事甚詳今不

清容居士集卷五十一

四

敢為忠定辨明直書其所紀曰符離之役  
軍資器械失亡殆盡張魏公初聞之疑虜  
人踵至甚懼即軍中解所佩魚遺歸朝官  
太平州通判劉蘊古朝議大夫使虜求和  
僚吏有止之者乃奏乞致仕又乞朝廷遣  
使孝宗不從既而虜人不復南魏公乃謀  
再舉上亦不從及和議將成魏公持之甚  
確左相湯慶公因白蘊古之事由是魏公  
遂絀李與張俱蜀士史筆不敢有所隱避  
桷以外諸孫尤宜尊所聞以傳信忠定尺

牘無一字失實者此豈私喜怒而為言者  
歟秦定二年五月甲子具官袁桷再拜謹  
記

書瓶城齋記後

抑嘗觀易而得允民焉澤以漸摩言之於  
家者也澤而不止幾於險矣節者所以懼  
其過也當位以節節斯通矣艮者總其身  
而身有止也思不出位艮道之致因地以  
光而復降焉斯謂之謙謙非忘於事也故  
鳴謙之象著而用節之斯益困矣凌侯商  
推事物默以全其機清介自律人莫有敢  
犯戶冊之訓淡契易理敢誦所聞而質諸  
良月既望越袁桷書

跋汪龍溪外制草

崇觀詞臣以扇對全語為高獨龍溪先生  
痛掃時弊盡復元祐之舊方羽書飛馳顛  
沛道路非如昔人夙構古語而德音四達  
甚於奉天之感泣不幸為秦氏子擯斥遠  
道而先生迄不得再入矣抑嘗考宋世內  
外制之作至公而始備故其翦裁也有丁

夏之風其典雅也備曾王之體肆而不野  
麗而不侈則駸駸乎歐蘇矣今觀手藁遂  
書所聞以寓仰止之意云乙卯七月望日  
袁桷書

書劉貢父舍人種竹倡和詩後

元祐元年九月蘇文忠公以中書舍人為  
翰林學士十一月劉仲馮孔經甫為左右  
史蘇文定曾子開為中書舍人蓋同月除  
書也劉公由秘書少監入掌詞命蓋與大  
蘇公相後先孔常甫則猶在著作廷兄弟

父子嗚呼盛矣哉鄧右丞熙寧間以九制  
之譽積十年為承旨自負灑靈詎淺淺耶  
嘗攷元祐初元實維丙寅始遯之基已萌  
是歲溫公薨黨論興詩禍作馴致宣政紹  
興丙寅秦相擅持南北分裂遂定至於開  
禧則罪歸于韓咸淳罔上之罪昭于賈氏  
不十年而宋亡治少亂多明于天人者未  
嘗不深知之噫前乎乾德天聖之際又何  
其盛也今歲距丙寅僅僅十禩文明之運  
誠在于此仰止先哲感慨係之丙寅人袁

桷識時延祐乙卯十有二月庚寅也

跋蘇子美帖

滄浪翁中年書猶未精詣後沈錮黜落浩然之氣悉心用資以為翰墨祁公號婦翁充公密友終不能為之道地前代法律之嚴若是

書蒲傳正左丞帖

左丞蒲公文學政事熙寧元豐之時號為名流後出為亳州未幾以揚易杭皆東南要郡此手帖蓋由亳入覲時所作也蜀由

孟氏以來無兵革鬪爭文士迭出至元豐時為翰林學士者十餘人公其一也宋世仁英正史皆公纂脩今藏史院可考皇慶癸丑桷得與其裔孫道源同為史屬蒲為西蜀大族三耶之變徙興元者獨能保其宗家譜整脩遂以先越公所藏左丞公手澤歸之以永其傳噫綸言汗簡皆家世舊物桷無以進議厥今理學宏闡實始於春陵周元公元公之道之學實蒲公紀其事立賢無方顛於諸孫有以廣之會稽袁

梅書

跋懷素揮翰帖

懷素書多才翁兄弟所書至明昌諸賢尤競習此體余在都下所見凡數十卷皆偽贗可考獨此唯宣和舊物審為非臨摹者

跋柳公權書清靜經

韓氏閱古堂清靜經乃越石氏家藏舊物石居新昌慶曆時刻此帖後入復古方韓貴盛時遂得此帖悉有紹興圖璽此籤標光皇手題石氏墨本失之拘紹興本失之

清谷居士集卷五十一

瘠韓本失之弱今觀真蹟硬黃古紙松煤老色無纖粟縲妄視昔三本真砥砭也龍集戊申至大改元甲子日梅謹審證于後

跋顏真卿誥

前人多疑祖父誥非其子孫所可書魯公舉進士開元年已長成昔人誥勅必擇能書者填補從唐考之徐季海之於其父嶠之是也從宋考之蔡君謨米芾是也此卷舊入思陵復古殿後入秘書省先越公為秘丞時掌圖籍凡唐相誥皆入錄蓋德

壽晚歲悉以前賢誥入祕省故也今李紳  
誥及徐顏諸誥皆舊物審定無疑

書舊作九華臺賦後

潛庵鄭先生兩入翰林纂脩凡例多出其  
手于時桷亦補史屬適相後先未幾除江  
西儒學使者所居近玉堂矮屋脫粟不堪  
旅瑣先生清言介行每言數百年承平事  
不絕口桷不揆參錯承接時則有新安汪  
尚書孫漢卿為供奉廬山曾端明子愚為  
編脩此數公者皆先世情好而桷以外舅

祕閣公叙宗盟於相府事契彌相厚也先  
生生於淳祐甲辰之重九日先侍郎因之  
以命名家居築九華臺深致意焉于時桷  
實賦之由江西歸里第不數年而捐館其  
子公許以門功入官來京師攜混元山  
居題詠手澤一卷而九華臺賦實附于後  
俯仰疇昔邈不可得而桷不自知止因循  
翰苑者今十五年矣學不加進而道日益  
損異日當假道清溪拜先生之墓驗昔時  
手植之花木因以有推其子孫之興盛願

嗣以記之延祐三年三月己巳袁桷書

書李巽伯小楷夢歸賦

趙子固跋

洛陽李巽伯建炎初同朱希真避難南來名聖文學與希真相上下而作字體製亦復相侶希真書相鶴經朱文公評之矣余嘗聞先生長者言黃長睿崇寧間游洛陽作九詠楷書深刻故一時洛人皆師慕之希真巽伯又其侶之者字學廢已久宣和立書學主上所好乃薛稷禁經所謂字則長而逾制者也則朱李二公寧得為博士

耶希真嘗和巽伯詩伊水嵩雲未歸得說平生處淡浪浪蓋與夢歸同意又曰琴書揔驚眼文字更過人巽伯翰墨之妙可知今觀趙子固評書力宗元常而宋朝習鍾書惟黃朱李三人暨姜堯章子固耳余嘗見丙舍帖徐浩模本出尤端明家又見褚河南摹力命表唐本皆纖濃道潤至此閣絳宣示表如出二手則學鍾書者猶可置論乙酉歲余見今翰林承旨趙公子昂於杭于時愛堯章書譜手之不釋逾三十年



趙公小楷妙天下是蓋脫其形似而師其神俊此卷舊藏南康黃可玉可玉嗜古剛絮人也後授其徒董君有能能寶之願質諸承旨公作書評焉俾勿壞延祐五年八月乙卯書

題東坡嶺表書歸去來辭贈卓契順道者

東坡先生居嶺海惟卓契順巢元脩不遠數千里芒鞋問訊元脩有傳而契順止書歸去來辭與之如有欠恨梅於德常家始

獲見真蹟落墨淋漓光透楮背見者皆竦然以起敬而元脩傳非精熟蘇文者未嘗接識昔人以鼎彝傳遠謂於監觀有補德常宜廣刻使家有其書任恤之道見於盛世矣

跋吳丞相繳京湖帥賻陳清敏帖  
嘉定十一年先越公與清敏公同在殿廬寶得吳毅甫丞相為第一清敏之薨丞相深德之為作書聞帥于時賈相年未四十方折節慕名丞相書至詎敢靳嗇清敏

子孫又安得以不家於喪為辭故事大臣  
薨有旨州郡治喪葬深恐後人不知以清  
敏公家為有請故表其本末若是

書世綸堂雅集詩卷

吾鄉盛時比屋皆故家大官咸淳賈相擅  
國絕惡四明由是衣冠皆為月集悉不敢  
議時事卒至國亡無賣降于外者當至元  
末年諸老先生猶止恙時則有深寧王先  
生師表模範世綸雅集猶有洛社耆英之  
遺意甫三十有四年風塵變更乘虬上征  
無有一人在者覽先郡公之遺墨不勝  
悲慕世綸主人於是下世亦二十年矣楠  
以契家子猶得從封胡錫末之後願相與  
勉焉以圖無斁

題樂生詩卷

詩於唐三變焉至宋復三變焉派於江西  
變之極有不可勝言者矣劉南嶽少年以  
詩自名晚歲獨尊楊廷秀考於風雅無是  
體參於唐宋無是體以斷絕直致為工叱  
咤轉旋駸駸乎江湖之靡者也吾鄉前哲

所為詩倣韓而不能博師蘇而不能宏然  
卒無江西之弊誦建安黃初之作推而至  
於風雅則亦有徑廷矣定海樂君之才以  
一編介蔣君玉度示余且求叙引噫詩不  
能以易言也觀其平淡者合自然孤絕者  
得滾悟繪物不鄰於巧琢至境合心會醜  
然百谷之泉必達於眾流是亦於詩非積  
學有源者不能是也余終老林泉異日相  
尋於寂寞空絕之地相與酬倡又將盡其  
說焉

書孫僉事訓子八字說

一貫之旨忠恕而已其語簡而易明大賢  
之教人曰不安語聖人之教子則曰立與  
言二字而已過於文則漫不加省切於近  
則易以自持孫公濟川之家訓凡八字曰  
吾將以訓于家吾子之果能為儒也必將  
由是以得名使不至焉則守斯言也其不  
為小人之歸也明矣求余言以增警遂書  
以歸之俾勿墜濟川子名某日不廢學將  
以儒術起家耄矣猶將見之

書堯承旨篆杏壇二字後

翰林承旨堯公篆法妙一時所書杏壇二字刻于曲阜藹然風雩之意千載一日也衍聖大宗南徙三衢設祀有廟傳嫡有緒今郡守趙侯敬之髣其舊址築壇於旁昭揭二字於其上有新豐肖佂之意見堯於牆著存不忘之義也若曰思其居處孔氏子孫萬世不怠是則趙侯之用心良厚矣泰定三年二月具官袁栢拜手謹記

書吳子行篆書陰符經

唐世陰符始大行原於李筌成於李靖貞觀皇帝始酷好之命褚河南允書一百九十本貞觀之意蓋廣用兵之說耳李筌託神姥之言乃曰上有神仙抱一中有富國安民下有彊兵戰勝又妄增六注以惑後人然終不可悉解而吳子行復書之何耶唐人作篆惟書千文蓋懼學者之未易察也徐鉉作項王亭賦仿李陽冰裴公德政碣之遺意子行沈困市隱豐碑巨碣不能以自見寫其幽曠託焉以自逃者也余嘗

聞善書者大篆不得入小篆隸書家懼入  
八分使子行在吾顛相與評焉

題劉明叟詩卷

大裘無文良玉不琢質至美而無可揀擇  
也言為心聲而詩章之衍溢則又若必事  
於模範論至於理盡所謂模範者特餘事  
耳黃太史嘗言寧律不諧不使句俗以達  
安黃初之法較之佞若有病然太史所為  
詩鍛鍊之工過於前人其所謂不諧者蓋  
其變體耳吉安劉明叟示余詩一編不事  
雕飾意氣凌厲理賅而語完嶰谷之竹合  
於自然不假按抑而宮商敷宣各當其職  
手之不能以釋因以風昔之所聞者書于  
後而歸之

題閔思齋詩卷

唐詩有三變焉至宋則變有不可勝言矣  
詩以賦比興為主理固未嘗不具今一以  
理言遺其音節失其體制其得謂之詩與  
隴西閔思齋示所為詩冲澹流麗疊疊做  
唐人風度寄興整雅將駸駸乎陶韋之畦

町矣近世言詩莫不以三百篇為主經緯之分茫不知所以由遠自邇漸入魏晉詩寧有不工者乎思齊敏而且勤輟食忘寢和平多而淒怨少氣完體充不以沮折為可撓事物之來處益有暇故其見於心聲者無羈窮不偶之意讀其詩以余言為證斯得之矣

書吳明之文編後

始余見閩清吳明之于成均神度秀朗游于公卿將以奇言直氣感動鈞說輒同坐

席復與一時之能文詞者聲摩度測守繩合則駸駸乎班馬之軌轍而達安黃初之餘事將力進而不肖止也余既得請歸隱山中江浙挽余以校文會有亡子之戚旬日即出後知明之試進士不中幸不余誚而淡病有司之不察也暨來四明將返閩中示其所為詩文若干卷讀之不能置是誠得於遠游者多矣見聞窘于州閭黍糧之適不足以自廣而冒萬里者多大言以賈禍若明之之游歷漸摩薰陶悉輯於翰

墨藉爾求配於古人誠不為過使果有遭  
吾見其揚于王庭清遠自儀潤色敷繹詎  
止于是編之所述哉因書以為異日之俟  
泰定三年十有二月辛未朔見一居士來  
桐書

題雲岡圖詩卷

王侯叔能守會稽將恣意山水以攄其夙  
慕下車未幾沿省檄治船事往來市衢意  
若有不樂值甯侯善繪事命作雲岡圖朝  
夕觀覽蘧蘧栩栩見侶人而喜者也余嘗  
聞巖居谷隱之士有言夫細旃廣廈未嘗  
不心掉目駭而久居 朝廷者志念專寂  
兀其可喜可愕之事皆不足以動故其於  
山林之趣介乎其不拔一使肥遯將終焉  
以無悔若是則賦此圖者其為招隱乎其  
為反招隱乎

書馬元帥救荒事實後

司獄永嘉林君萬里彙次元帥馬公救荒  
事實一鉅編俾有言嗟夫斂散之法不行  
於今為牧守者亦難矣因時之凶復抑其

直是則於商旅奚有望焉董煇輯救荒書  
至盡至美迄莫能有遵其說而行之者病  
在於執一虛心以求則今馬公之政其近  
之矣林君之編曰台民四十九萬有奇其  
粟率糶者一十四萬七千有奇糾於富家  
幾三萬石有奇當是時以一郡之民能動  
于上聽其出粟至于一十有四萬非身任  
其責所為文書不大懇切不能至是富民  
遭荒抑損以售亦必有道數盈于三萬則  
其便不便有不得已而然者也視瘠而坐

樊仁人之所不忍邀名以幸成夫豈仁人  
之用心馬公之政集眾思以為其佐林君  
之為首奉行而不失者皆公所辟佐吏凡  
五人見於所行事實不復著記禮之言曰  
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馬公者  
德碩望將參預于天朝願以今之所行  
為權而以經制告于廟堂焉則得矣

書孫孝子事實

余待罪翰苑見友人張希孟郭幹卿所為  
孫孝子碑及序引卓卓表著二友非取佞



以悅夫人者今歸老田里又見程瑀孟夢  
恂二文士作孝子傳事益詳密文雖不同  
而紀載各有條理信矣哉事至實者易於  
言孝非以干名而名隨之是見信於州里  
有不得揜焉者矣五典之常心之固有聖  
人設為司徒以職其教唐虞之世見於旌  
表是則上古猶有失其良心者今觀孝子  
之行事悉合於五典刻意肥遯乃今起家  
入御史府策名振德政事施設皆其素所  
蓄蘊觀風宣化家至而戶喻矧今為澄清  
使者薄敦懦立反其澆漓惇行孝悌悉以  
其躬行施于七郡不亦美乎孝子今為浙  
東肅政僉事名楫字濟川泰定二年二月  
甲辰前史官素梅書

書戒壇儀後

余居鄰開元寺其戒壇精嚴肅靜過者莫  
不悚息間遇度僧必一往閱之見其結跏  
藉草持怖畏想口誦加護不絕天神炳靈  
至有登壇仆絕不能終事者由是雖獍夫  
惡子率因敢廢懈噫使常持是心安有所

謂地獄也耶悟心源律師定上壇結夏等  
儀式顛廣施諸方使人人如初受具足戒  
時清淨法海與大雄氏告眾無異不然酒  
池肉林罪劫可勝道哉

書大般若經關後

大雄氏以汪洋廣博之說喻於羣迷萬緒  
千說故其為書讀之茫然不知畔岸師其  
說者始作關籥以抽其秘由是旁行側注  
機要立具夫相從心起食息之際其來無  
端即其書以求侶若未盡捨相以求則所

謂一者猶以為形跡也皇祐庚寅有僧省  
悟以三藏法師大般若經通關重加校定  
至

皇元泰定甲子實相距二百七十五年時  
有演忠律師其名亦曰省悟復為聲聞入  
道行位記三卷補昔時之未備殆與前指  
夙相脗合體一分殊吾儒之說近世釋氏  
率竊取以為秘援索於毫釐之際殊失其  
旨矣自博而約吾於是書濶有取焉悟師  
類其書簡密將與後來者共異時執一以

持捨一以悟則觀是書者為入道之軌轍  
明矣

書文宗周秘藏圖詩卷

宗周法師作秘藏圖滾取吾儒一貫之理  
昔濂溪周先生衍太極圖體一而用異歸  
其異于同則用猶一也斐然默契不能已  
于言而法師畚容鏗鏘振孤桐之遺響發  
天籟之靈竅又率其講下珠聯璧耀將極  
其滾造不出乎秘藏之旨而其融液變化  
雖億萬猶以為未盡歸一之效于是乎見  
梅老矣倦游相望南湖跬步還往之便顛  
自此始

題聖上人疊秀軒賦後

楚之詞不作久矣晁無咎氏始分其言為  
二淵乎得其微旨離騷九歌判不相合漢  
魏而降一而為之縝密者為揚馬反復悲  
悼漢帝所謂鄰於楚之聲也左太沖融液  
藻繪能為一繼者不復若是晁氏豈虛語  
哉吾鄉高端叔先生作變離騷直與古昔  
相抗而或者謂羈窮不偶怨悱不得以自

振今聖上人作驃騎山賦及疊秀冽清二  
賦手而讀之誠駸駸乎古作矣渡江以來  
諸賢蹈蘇學以雄快直致為夸詩與文  
率相成風科舉學盛屈宋不入於口耳積  
弊幾二百年山林枯槁之士尚何能冀其  
髣象是則皆吾徒之罪也上人語精意新  
無模鑿之弊言道也師遠游託興也鄰九  
辯嗟乎余老矣上人當勉之投閒謝事願  
相與過從將復見於雪竇玉几諸山斯幸  
矣泰定二年閏月乙亥清容居士書

書禪林備用

周官擯相行祀升降玉帛之事禮為禮儀  
為儀何謂禮執以告王者是也儀者陳設  
綴兆之位一定而莫易者也經籍既焚淹  
中之出不全後人以意損益僅見於朝著  
若少儀內則弟子職所當行於家庭一切  
廢棄儒先屢致意焉釋氏之教為三宗見  
於動作日用不敢一有犯越者為律宗達  
磨之學則不然調伏於準繩之外放形骸  
黜邊幅守禮者莫能與之辨而其從心不

踰矩卒有合於自然是則繕性之效略外以理內於斯見之矣淫慾嗔恚皆謂之道大雄氏託言為喻將以語夫上知愚者不察悉得以自恣職教者憂之於是為清規而曲為之防數百年來遵守因替世愈薄而俗愈侈竒衰曼美充滿區宇澤山咸大師始輯廣其未備詢于耆舊證于編簡作備用十卷以極其極壞其勤苦之志於是書足以見之余嘗聞咸師縛律以為禪守其師說不肖以從于人清嚴峻整講道不輟頑薄敬避其死也尤竒偉余慙夫吾儒之教淪弊若是使有若斯人者一正之斯得矣序其書所以識吾徒之未能也

書聖上人慈照師行述後

佛氏之言以理譬廣釋心性其言汪洋浩博譯潤有工拙而體制則一可得而同也宋世諸儒言理者率不以文字為工論考古昔措于五經則或有疑者焉太史公叙事幽顯變化猶龍焉不能以名狀後世宗之編年之法幾絕而今世所為誌碣行述

悉祖穰莫能有違者夫發揚會粹因其事  
之實而為之也反復致意傷其不偶而表  
之也豐切鉅績被于絃歌鼎彝者則又皆  
太史之事荒林絕壑曠達冲澹非有道之  
士不能為其言也言佛者三宗而習禪學  
者必以悟入為證將從其言邪則質野不  
足以傳遠引而刪之又懼不與其道合靈  
上人示所為慈照師行狀泊兮若玄酒之  
致其誠韜兮若絢衣之蒙其飾逞奇闡幽  
大小委折各當其職合儒者之辭以盡緣  
飾包括纖粟絕其疵俚是其言也傳信永  
遠為無疑也余嘗聞慈照師剛毅貞固內  
外有則故所至成立上人女足以發之因  
書以告其同志俾入石勿墜泰定二年十  
月丙申清容居士書

題轟上人詩卷

華嚴極天下之富麗樹下塚間又何其岑  
寂邪乃知豐儉博約從心以生芥子須彌  
之喻豈虛語哉觀轟上人西隱亭榭諸詩  
有遍法界之道將隨境以觀懼其多岐而

止年也拵關息機真游於混沌之鄉萬幻  
俱滅胷中樓閣豈土木丹漆之所能成吾  
將與上人一叩其戶牖焉

題雪竇平禪師詩卷

大梁張武子來吾鄉始正唐律由是禪林  
悉守其法雖頌古詠物清切婉潤足以追  
配牧之高隱怡雲師蓋一時與之從游近  
朱近墨豈虛語哉由今而論獨僧詩猶能  
守格律而吾徒一切直致恬然不事脩飾  
觀此足以泚頽龜石寺號小院然多出名  
輩怡雲師之漸摩灌溉於是乎見

題雪竇潛師語錄後

用潛師住清涼 先郡公將挽主定水未  
幾上雪竇不果幼歲祝髮於觀禪師不久  
而觀謝世乃痛自卓立游諸方能采其所  
長不專於一師而其貫通融會慊然猶以  
為未足由是辦香之酬靳未肯出禪林有  
疑而楠獨能揆用潛之意佛之學道非止  
一悟用潛能深知之今世禪人之病在於  
聖風承嗣以希進用而居顯路者多收曲

誘了不相涉其弊日甚推用潛之用心玩其語言有至死不休之意廣其傳將以愧夫今世之弊庸叙於前足以知余言之非妄也

書笑堂倡頌後

拈花微笑大雄傳道之旨也不笑不足以為道老子憤世之論也近世禪人掃跡削機謂微笑為瘋病卒致漫誕不可救藥影響既絕而道益無所見聞禪師在淳祐間羣公傾下以平實為法門因西律師之請

號為笑堂是深得迦葉之要領感而遂通夫豈虛語也哉西律師已下世矣其徒寧上人能寶此卷倘以聲色觀虛空將大笑矣泰定三年某月某日清容居士書

題後老語錄

顯仁藏用非言不足以宣而絺辭繪句悉墮於浮繁唯大雄氏絕其萌芽刊落無文土苴瓦礫不足以喻其拙也由是禪宗沿襲千士一律使人冥行不知其所謂畔岸明極長老以其示世語俾有叙蓋其不得



已於言者歸於大樸而其足以陶冶性情見之於歌詩發之於言辨聲後字順使人得以知其指示非過為推魯以誑盲聾者余壯歲讀四家語於育王珙禪師曰語有實地有證地若華嚴所演豈空幻哉明極語將大行於世敢叙以證之

跋觀禪師石菖蒲賦後

廖寺丞賈相之門客于時方歌舞湖山沈酣恣縱不知有泉石清事觀禪師持此以奉鋪叙宏麗末章以主賓輔仁功為急用意深矣厥今湖曲淒迷藤蔓一色不知此本流落何所言此可為於邑

跋觀禪師摩利支天贊

觀禪師此贊為賈相作維釋迦慈悲廣度勅諸天以護衛濁世非黨私滅公徇其所請江上祈和乃拘畱信使罔上以為奇功使終日梵唄香雲滿室神其吐之矣觀師言語不迫隱然恤緯之憂厥後師瀆身竄三尺童孺猶指罵不絕梅幼歲親覩其事今老矣尚忍言之

書薛巖二道士雙清編

余幼好讀黃庭真誥二書私謂學古調詩當準其音節程度後讀陳子昂李太白諸賢詩飄飄然清逸冲遠纖言腐語刊落俱盡則知二書要其標準矣渡江諸賢明切理性間為禪人偈語謂與風雲川上相表裏詩道浸廢而所謂道家者流方自治其學不復寄適於吟詠之末噫實吾黨有以使之然也臨川道士危功遠以雙清詩一編示余攷其歲年儒者之言詩者正絕而

薛巖二師方往來龍虎山中搜遐挈緒求遺音於魯壁之既壞宮商相宣更迭振響豈久於其道而能化者與夫學詩而為魏晉有道之語亦少近古其不至成就力不逮焉耳習簡易近體遽謂理趣譬之酒焉因其薄醑而強以三齊玄酒第之不幾於過矣二師詩足以昌其道余獨惓惓焉致意而不置者愧吾徒之學為可憇而不在於今日之弊也薛君志行潔清不自表眩觀妙公嘗尊異之巖亦簡整自治功遠云

清容居士集卷第五十

清容居士集卷五十

二十九



清容居士集卷第五十  
遺者於書壁之院壞宮商相宜更迭振繁  
宜文於其道而能化者與夫學詩而為魏  
晉有道之語亦少近古其不至成就力不  
遺焉耳習簡易近體遺韻理趣磨之酒為  
因其薄醜而難以三為玄酒第之不幾於  
過矣二師詩之以昌其道余獨惓惓焉致  
前容居士集卷第五十學為可憇而不在  
於今日之弊也薛君志行潔清不自表眩  
觀妙公嘗尊異之嚴亦簡整自治功遠云



